

蒹葭

香港 李 豐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I267
160

葎 葭

香港 李 野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85 · 北京

宛在水中央(序)

——读李默的文集《蒹葭》

余光中

很多人把抒情的散文，尤其是体制轻巧的一类，叫做小品文。李默这部新文集里的回光侧影，就算在小品文里，篇幅也特别短小，简直可称小小品。可是放在掌上掂一掂，却又不象羽量级，不如想象那么轻。原因是密度不小。所以比起有些惯于掺水的较长作品来，比重反而大些。

李默能诗能文，可是那文与诗颇亲，也就是说，颇有诗意。近日她一手推出的三本文集：《蒹葭》、《沧浪》、《人面》，书名都从诗句里来。以前的诗文合集《衣白渐侵尘》，也是如此。《蒹葭》里的秀逸佳句，象下列的一些，都富有诗味：

第一次妈妈给买了花灯，是一只杨桃，
多种颜色薄薄的纸粘在架构上，还未点上
蜡烛已经象个梦。

——《灯梦》

灯火都不待约定，每到向晚，便各自通明。或淡蓝的，或金黄的，或奶色的，或银色的，各为其主，明湛湛的亮着。

——《灯火》

车子上了半山，空气便变的象吸清泉水的感觉，阳光那么细薄，举手拂拂头发，都仿佛有脆脆的轻响。

——《山花》

去届观看世界杯的时候，我看见当两劲旅为球而争夺，剧奔挥汗忘我之中，突然有一只小小的粉蝶，就在兹事体大的球场上悠悠然飞舞。曾经我心亦已随蝶，管他世事桑麻，自随好天气翩翩展翅。

——《轻描淡写》

李默的小小品虽饶诗味，却不尽为唯美，因为那种诗味不是浪漫主义的甜浅之境，而是象征主义的感官交错，每带一点苦涩感和诡异气。所以她特别迷于日本电影和三岛的小说，也欣赏梵高的画境。溺于甜浅的一般作者，绝对不会写《香匀》、《病院》、《棺》、《雨中眼》、《古装》、《梵明高》一类的作品。她的小小品与其说是唯美，不如说是唯感。唯美，往往失之空洞。唯感，却具有实质。用文字来表现某种感官经验，

无论用喻与否，总要相当的观察力和想象力。只有观察而无想象，就失之刻板拘泥。不观察而一味想象，就失之浮泛空洞。雪莱在长篇论文《诗辩》里说：“想象所行者乃综合之道；理性重万物之异，想象重万物之同。”试看本集中《美与死》里的一句：

天上的云舒卷，细碎处如丝花片片坠地，
境界给人有啖软雪糕的嫩滑柔美。

“嫩滑柔美”是观察云和雪糕所得的感觉，但是把云和雪糕串联起来，却要靠想象，正可印证雪莱所云“想象重万物之同”。不过李默在并列云和雪糕之余，更投入自己的行动，去“啖”那软雪糕，于是在想象之上更添了感性。李默真是一位唯感的作家。

《蒹葭》集里的小小品，原以专栏的形式刊出，除少数例外，篇幅均在五百字以内。篇幅短小，是一大限制，有利，也有不利。利在紧凑，不容作者漫无节制，放而不收。短文真写得好，方寸之间亦有天地足以回旋。感性的如苏轼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，知性的如王安石《读孟尝君传》，都是不满百字的佳例。但是一般的短文，不利处却在甫放即收，难以发挥到淋漓尽

致。要讲气势，只有向较长的篇幅去经营。《蒹葭》里的某些小小品，在诗的气氛、电影镜头的临场感之中，其实伏着长篇散文甚至短篇小说的潜质。我觉得象《病院》、《棺》、《灯梦》、《故园》一类作品，如果任其自然生长，可能成为叙事文或短篇小说。把它们框在五百字内，未免委屈了。

美国诗人威尔伯（Richard Wilbur）论严整的形式，说过一句妙语：“《天方夜谭》那巨灵的神力，乃囚于瓶中而来。”（The strength of the genie comes of his being confined in a bottle.）世无两全之美。《蒹葭》里的短文，限于篇幅，难免都有点盆景化，但那个盆，正如《天方夜谭》的那个瓶，另一方面也自有浓缩之功。苏轼所谓“九华今在一壶中”，该是框框高手都神往的境界。李默笔下尚未能壶纳天地，但是在她最出色的好几篇妙品，如《幽彩》、《灯梦》等等之中，也尽有令人流连的独特胜境。颂叹花草的一组“芳谱”更是真情之作。她的率性，她的敏感，她的自得其乐，和一点谐趣（例如说白纸扇是白相人）等等，都是散文家难得的优点。如果能够稍加一点知性来提升感性，就更好了。

李默的文字灵矫活泼，伸缩自如，字里行间带几分豪气、爽气。她颇能酌用一点文言以活关

节而调词藻，但是行文的节奏仍然保持白话的流畅。本质上，她是一位节奏明快的作家。《仙气》一文中，她也在李杜之间表示更喜欢李白的气势与自然。李默的文笔已经快得很好，以后若要求变，不妨“比慢”。儒贝尔(Joseph Joubert)说：“文笔流畅的作家总显得更有才气的样子。文章要写得出色，不但需要生来的畅顺，还需要炼来的顿挫。”这句话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作家，对于无力畅顺或者故作艰涩的人，尤其不宜曲解，但是对于久已流畅的作家说来，却不失为改变笔路的醒言。

专栏文章频密见报，但凭倚马之才，难求雕龙之功。等到成集出书，当日忙中之疏，应可从容修补。本集里偶见的一些瑕句(例如“某些操低贱贩卖灵魂职业的女人”，又如“这个清高的别具一格的花”)，不妨再加斟酌，求其尽善。又作者在应用“得”时，都用了“的”(例如“看的令人心怡神往”)，虽是小节，仍需注意。创作之路虽然道阻且长，但以李默的才情，只要继续锻炼，则溯回从之，溯游从之，缪思的倩影也就宛在水中央了。

一九八三年夏末于沙田

且种诗心成蒹葭（自序）

李默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；

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
《诗经》里脍炙人口的佳句，也就是我对诗的体味与理想。许多时，诗是一种似有似无，此起彼落的感觉，有如微风吹细草，涧水汨汨流。打开心胸，以大自然为衣服，对境界的感受，是我一向的习惯和固执，也是一种性格所趋吧。记得以前学校中读《丘迟与陈伯之书》，我就只记得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的景，而忘却“将军松柏不剪，亲戚安居，高堂未倾”的情。以至养成散漫无边的性格。

往往情不自禁陶醉于景。自然界中，细观而生无穷诗趣，全是天光云影，片面半边，自以为《蒹葭》乃是走向诗的小路，诗的表亲，以慰藉自己一开始就对诗的痴情。诗无论新旧，一一都是我的心上人，寄情物；尝试在《衣白渐侵尘》中选录部分，然而效果不佳；小思认为我的

散文诗化，但诗则散文化，不宜留恋。昨日在香港电台举办之“城市故事短篇小说创作比赛颁奖典礼”中，听见余光中先生分析写作，提到一项文坛怪现象：女性能成为成功诗人者少，这与喜欢及致力于写诗的女性原本已很少有关。听着在深表同感之余，自忖不早也作了诗行列中的逃兵吗？散漫如湖边蒹葭已是习性，故近年于诗一无所成，只能就片刻刹那的美意佳境感觉而为文。文多短小，为我撰序的余光中先生称为“小小品”。在他的序文中，凡分析，指出错误，均仔细而精辟。想我自学新诗以来，乃受余先生《左手的缪思》、《莲的联想》等或范或论的著作启蒙，至今犹拜读不断；在师大念书期间他是英语系出名的教授，于情于事，余先生亦真我师也，故此序文非徒教示，尤具纪念性。余先生指出我由于应付每日专栏，往往犯倚马任气之病，而无雕龙之功，应从“比慢”，精炼细琢经营为进展途径，实在精警。汗颜之余，铭记心中。希望与我有同好者，也多思想多锻炼，少使才应景。我们的伊人，虽然在水一方，但是望之在眼，恍然在心，心中有诗还是最重要的！

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二日序

目 录

宛在水中央(序)	万 福	26
余光中… I	无价宝	27
且种诗心成蒹葭	晨 雾	28
(自序)	人间草	30
媚眼儿	姜 花	32
1	如 树	34
蔷薇	菊 花	36
2	远去的秋	37
山 花	孤 雁	38
2	夜琉璃	40
亡 蝉	小 雨	41
4	阳 光	42
黎明	月 亮	43
5	光纱帐	45
莲 雾	冬之忍	46
7	看 雪	48
差有味	雪 河	49
9	茉莉花	50
象牙红	吸水的果	52
11	年 花	54
叶 子		
12		
树的神话		
14		
春树叶		
16		
红 棉		
18		
歌舞天		
20		
桃花艳		
22		
蝴蝶		
23		
水 网		
24		

草	56	有我之境	93
藤 蔓	58	升 华	95
向日葵	60	金世界	96
花的尸体	62	灯 会	97
露 珠	64	灯 梦	98
云脸风鸢	66	挂新灯	100
芙 蓉	68	通 明	101
幽 彩	70	烧 衣	102
灯 火	71	故 园	103
美与死	72	忧 愁	105
病 院	73	船的惻然	107
棺	74	此 刻	109
雨中眼	76	发	110
创作与知音	78	温馨的玩意	111
香 匀	80	好 音	113
金 环	81	乡	115
春 夜	82	一把摇椅	116
境 界	83	寂 寥	118
韶 华	84	碑 枕	120
女人情味	85	红灯路	121
花 彩	87	露 台	123
不唧溜	88	古 装	124
西 部	90	影展海报	125
溶 溶	92	卡 通	127

书 斋	129	桌灯下	175
愁	131	衣 服	177
我的老	133	陶器手工	179
诗花考	135	叠叠厚盏	
焚明高	136	堆茶花	181
塞 尚	138	鹰	183
梵 高	140	马	184
清 逸	142	孔雀羽毛	185
过海吗	144	鲸	187
扯远了	146	牛的怀念	189
沙	148	金 鱼	191
玻 璃	150	杜丽诗	193
想 冰	151	美 甲	194
青 葱	153	阿 饼	195
自 然	155	牛 郎	197
升 起	157	鸟 声	199
仙 气	159	花朵的肉身	201
美丽的代价	161	蓝 鸟	203
感性不死	163	萤	205
身同水月	165	街 市	207
细腻的描写	167	传 统	209
康明思的诗	169	福 泽	210
甜 意	171	名 字	211
油纸伞	173	秋风起矣	212

天 台	213
梦	215
可怕的恒河	217
气 · 味	219
窗外烟花	
散成绮	221
黄与金	223
读诗乐	225
心凤凰	227
梦幻秋山	229
轻描淡写	231
双 桨	233

媚 眼 儿

“媚眼儿”这是一曲词牌的名，令我想起，什么东西的眼儿最媚？人的眼吗？美人巧笑倩兮？猫的眼吗？夜星眨兮？凤凰的眼吗？弯弯月兮？不，我所认为至娇至媚，而又最耐人三看九看而不足者，是树的新叶——碧眼儿。绿自水中生，清艳出于水气，树本由水所组成，欲要艳则必需有水分，又不可太耀眼，只有碧叶的眼最富于幽脉情怀，固然，此地没有千树万树的枫，没有一林皆碧的气势，但我们在三五七株的树上，有缤纷千采、千点万点的绿，象一只只天真无邪的幼儿眼，张着看着，要求知道这里的一切秘密。无时无刻，它不在沉思中，象一群纤幼巧巧的小船，绕着你行驶，驶进你的心窝，驶进你眼内棕色的码头，在那内里，双双眨的碧媚眼儿，徐徐下碇，徐徐收帆、张帆。（七五年）

薔 薇

薔薇並不是玫瑰，玫瑰太濃、太輕佻，又易憔悴，花朵轉瞬便化為淤黑色，象某些操低賤販賣靈魂職業的女人。薔薇的层层多瓣，包裹着它的高貴，薔薇的顏色是粉紅的，但不太粉，又不會太紅，如此美麗的巴黎女仕裙裾。它的葉，一柄中生有小葉五羽，展露着靈巧的角形葉沿，堆砌着盞形的薔薇花瓣，猶如粉紅色的浮萍，在丰满的日光中漾着水的靈氣，又如睡蓮，在密密重重的交疊下，收藏它古典的創傷。在夜里，薔薇象許多夢，圓結在枝頭，風里傳出來微帶辛辣的香氣，象貴族在偏室薰衣服。當你一不小心觸着那花朵，豎琴的聲音便淙淙降落。里爾克一生酷愛薔薇，他采花時被刺傷了手至死，他的墓碑上有三句詩：“薔薇／啊／純粹的矛盾哟／在那么多重疊的眼睑下也沒宿有任何人的睡眠的快樂”。（七七年）

山 花

车子上半了山，空气便变的象吸清泉水的感觉，阳光那么细薄，举手拂拂头发，都仿佛有脆脆的轻响。放肆地在车上唱歌，唱了三小时，居然喉咙不沙。两山之间的草是幼幼的绿，屋子作褐色，平静地躺在斜坡上，连鸟声也听不见，这是樟脑林，他们说。咱们在山中踢着密密矮矮的草，高山气候中多的是幸运草，茎儿都硬硬挺挺的，每棵都有四片叶，一点也不稀奇。山中只是花儿较少，树下有一丛跳舞兰，在夕阳下作金色的摇摇曳曳。我们找到车前菊，黄色的花，有若欧洲少女头上的星星饰物。为何山中的花都是作黄色？山地歌舞团有个女孩子，白雪似的皮肤，咖啡色的眼睛，穿着一袭黑色高山衣裙，表演后的次晨我们见到她站在花前望着远方，以“魂断威尼斯”少年的立姿——再一年我们去山中时，已遍寻她不获。（七七年）

亡 蝉

整个五月，都听不见蝉声。心中甚为怅怅，感觉在观看一部默片。

以往到了这个时候，当看早上光猛迫人的太阳，蝉声便浪花地卷了过来。人家说蝉声令人烦躁，但我却觉得这是夏日的言语，鲜蹦活跳地喷射过来。每当见日头光明亮丽，蝉声雀跃，便心内喜悦，精神壮旺仿如满树绿叶，郁郁园草，是如此的厚实。然而如今仍未有蝉声高唱夏热，早晨常被拂窗有寒的雨惊醒，雨何凄其，早早晚晚的下着，树叶在黯淡天气中淤伤地垂首绿着，草地积了水，变成萍絮的池塘，打球的人整个月也不曾来过。而土地象块吸饱了水的海绵，发出腐烂的气息，我想起了蝉和蝴蝶们的幼蛹，被泡在雨水泥地中夭折，化作浮萍飘流远去。阳光遗弃了它们，再也没有声息与飞翔。（七七年）